



昆明军区政治部京剧团业务指导室

吳 楓 金素秋著

阿黑与阿诗玛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前 言

这是居住在云南的撒尼族人民的一个传说。

约在八九百年以前，撒尼族还聚居在云南的“阿捉底”一带地方，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出生在農民格路日明家。長大以后，由于她的聪明、美丽和勤劳，博得人人喜爱，远近皆夸；人们把她比作鲜艳的花朵，照耀的朝霞。

有个青年名叫阿黑，是个勤劳诚恳的小伙子，他是个射猎的能手，正义、勇敢，远近知名，是撒尼族劳动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这时候阿黑与阿诗玛正在热恋着，两个人憧憬着未来美满幸福的生活，就更加努力的从事劳动，为将来的生活创造条件。

阿捉底一带的恶霸热布拜家也看中了阿诗玛，请出当地的官兒海惹来到格路日明家提亲，要阿诗玛嫁给他的兒子做媳妇。热布拜是人人憎恨的恶人家，阿父阿母没有答应亲事，最后海惹命打手们抢走了阿诗玛！

阿黑去江外放羊回来，听到阿诗玛被抢走的消息，激怒了英雄的肝胆！他“人顾不得归家，马顾不得上料”，在马腮上紧打了三鞭，飞奔急追而去。

阿黑到在热布拜家，热布拜也熟知阿黑的英名，遂假意款待，暗中图谋陷害阿黑，最后热布拜的一切阴谋诡计全告失败了，不得不放出阿诗玛交与阿黑带走。二人在胜利归来的途中——过河的时候，热布拜开闸放下洪水来！汹涌的波涛冲散了阿黑与阿诗玛，热布拜在山上发出猙獰的狂笑，被阿黑一箭正好射中，倒在山后去了。水势越来越猛，激流卷走了阿诗玛，阿黑急忙泅水追赶……

最后，水平山静了，天空现出一道彩虹，阿黑与阿诗玛含笑站立在薄雾籠罩的山巔上，岩下有成群的青年男女景仰

着这一对；歌唱着这一对。

故事主要是歌颂劳动、美丽、智慧与勇敢，歌颂劳动人民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生活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体会到过去任何一个民族的劳动人民在生活上都是遭受着恶势力的迫害，即便是求得粗食布衣的最低生活也是艰辛不易的；想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应该提高百倍热忱投入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使我们深刻感到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欢欣与光荣。

撒尼族是彝族的一个支系，历史记载不多，所以阿黑与阿诗玛当时的社会背景目前还无法详细稽考。这个故事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人们还普遍的歌唱着，其中阿诗玛出嫁后如何受虐待的一部分，是一支很沉痛的歌子，往往使听的人会哭起来，特别是青年男女在婚姻上不自由或发生波折的时候就都唱起这支歌子来。人们以同情的心情怀念着阿诗玛，他们把山谷的回声认为是阿诗玛的声音。

撒尼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诚恳而又爽朗的民族，生活以农业为主，牧畜养蜂也很普遍，养羊子的最多，戏里阿黑与阿诗玛都有放羊的情节。撒尼族是住在云南路南县的圭山区，山区多是乱石山，可耕地少，土质也确瘠薄，最大的困难是缺水，一遇天雨，人们都出去截雨水，引到田里或水塘里储存起来，所以平时对水非常珍惜，食用也是如此；戏里第二幕阿父的上场就是刚截了雨水回来。农业以种植包谷、蕎麦等杂粮为大宗，种麻的也很多，绩麻与织麻布是妇女们普遍的家庭作业。

撒尼族也和其他的许多兄弟民族一样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男女寻对象时，都以能歌而得到对方的欣服。此外也经常有人比赛唱歌，这是一种唱歌的比赛，也是一种知识见闻的比赛；像戏里阿黑与阿支的比赛唱歌就是一个例子。

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的恋爱是自由的，但结婚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在这种恋爱自由结婚不自由的情况之下，曾造成很多婚姻上的悲剧。

至于这个戲搬上舞台的藝術处理，我們認為以京戲形式演唱兄弟民族的故事还是創举，这样一个新的内容势必对原有的形式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是必須仍然以京戲的基礎为基礎，注意和諧与統一；看上去是一出完整的京戲，但又表现了撒尼族的特性与風格。这就是我国在排演上的原則要求。关于人物性格，我們認為各地剧团排演时可根据剧情及以上所介紹的撒尼族生活進行刻划，阿黑与阿詩瑪的性格應該开朗一些，帶有山林气質的稟賦，但也不宜过于奔放。最后希望各地剧团上演这个戲之后，能把導排与演出的經驗以及音乐、歌唱、舞蹈等方面的設計創作，观众的反映等寫信告訴我們，以便我們从中得到改進和提高；此外，如果在排演过程中有需要我們协助的地方，可以直接寫信給我們，我們願尽力为大家服务。

作 者

阿黑与阿詩瑪

昆明军区政治部京剧团业务指导室
吴 楓 金素秋 編 剧

人物：阿詩瑪
阿 媽
阿 父
海 惹
阿 黑
牧 童
樵 夫
阿 支
熱布拜
众打手
老妇人
姑娘甲、乙、丙、丁
三虎形
水 旗
男女群众

第一幕 情 别

远远是起伏、光秃的山巒。台的左方，有环抱着的一对老槐。樹下有石，可供人坐。

〔前奏曲將終，面幕徐啓。阿詩瑪伴着音樂，持鞭做赶羊舞上。

阿詩瑪：（唱“一江風”或“四平調”与“吹腔”）①

搖鞭赶羊上山崗，
山川遼闊好風光！

高山上，
牛羊成行。
金樹銀花果，
松柏陣陣香，
遍地是黃金，
處處是寶藏！
撒尼族（的）姑娘个个强，
吹竹琴^②、赶着羊，
槐樹底下会情郎。（將羊赶上山坡，見樹下沒
人，又往四下望了一望，走至樹边，自語。念）
一对槐樹兩人栽，
串串花朵雪样白。
燕子双双來保护，
不許外人随意摘。（兴致勃勃地跑到四周望
看，自語）

太陽照滿了山，他怎么還沒來？老樹啊，你搖晃着
腦袋在笑我嗎？你笑我孤單，那你才錯了哪，我有
年輕的阿黑作伴，他的心，比你的身子直；性子斷
得，弯不得；他對誰都沒撒過謊，對我更是一條
心！不論他在哪兒，聽見我的竹琴一响，就會到在
我的面前！（忙从右边大襟里取出竹琴，又望远
處、山下。看了看沒人，愉快地望着太陽与冒着金
星的山石，想到了阿黑和自己。唱“吹腔”）

滿山照遍紅太陽，
地下寶石亮堂堂，
我比石來他比日，
日照石來放光芒。（吹琴）

〔琴声剛起，便被山坡上的放羊姑娘們聽見。內唱
“柳枝腔”。

放光芒、放光芒，
太陽当头个个忙，
家里的事兒做完畢，

年輕的姑娘上山崗。

姑娘甲：（內）阿詩瑪！

姑娘乙：（內）阿詩瑪！

阿詩瑪：噯。（順着聲音向左山坡跑去）

姑娘丙：（內）阿詩瑪！

姑娘丁：（內）阿詩瑪！

阿詩瑪：噯。（順着聲音向右山坡跑去）

眾：（內）在哪兒哪？

阿詩瑪：（左顧右盼）在這哪，上來呀。

眾：啊！

〔甲、乙、丙、丁從兩邊跑上。〕

眾：阿詩瑪，阿詩瑪。

阿詩瑪：噯，噯，你們出來的早啊？

眾：剛出來。

姑娘丙：阿詩瑪，我正要找你教我綉傘套呢。

阿詩瑪：好，我教給你。

姑娘丁：怎麼，只你一個人在這兒？

阿詩瑪：呵。

姑娘丁：怪不得吹琴哪。

阿詩瑪：不吹琴，你們會上來嗎。

姑娘丁：吹琴——（對丙說）也不是為了叫我們。

阿詩瑪：為了叫誰？為了叫誰？

姑娘丙：我知道，（笑）為了……

阿詩瑪：（也笑）為了……

姑娘丁：為了……（抑住了笑）你們聽好了。（假作嚴肅的咳嗽一聲）愛騎光背馬，兩腿力量大；弓拉的滿，箭射的遠，翻山啊，跳澗啊，別人不敢的，他都敢。冒着冰雪上山砍柴，頂着風雨幫人家干活……

眾：你說的是誰？

姑娘丁：是咱們撒尼族，最出色的小伙子——（向阿詩瑪）阿黑、阿黑呀！

阿詩瑪：（高興地）阿黑，就阿黑，衝着我說什麼！

姑娘丁：（調皮地）你不願意听？

阿詩瑪：（不好意思）啊……（心中非常高兴，直率地回答）願意听，願意听！（笑）

众：啊，（大笑）哈，哈，哈哈！

姑娘甲：你們就知道，咱們有出色的小伙子，就不知道，还有出色的好姑娘啦嗎？

姑娘丁：当然知道哇！你們听我說。

众：說吧。

姑娘丁：阿捉底地方出彩霞，格路日明家，出現一朵花。剛生下的孩子，就会望媽笑，三天起名阿詩瑪。

姑娘丙：阿詩瑪愛阿黑！

姑娘丁：阿黑也愛阿詩瑪！

阿詩瑪：你們真會胡扯。

姑娘乙：不是胡扯，是真的……

阿詩瑪：真的？（忍住笑）

姑娘丁：真的，真的，就是真的。

阿詩瑪：……

姑娘甲：別鬧了，還是坐下來——唱歌吧。

阿詩瑪：大姐叫你們唱歌哪。

众：唱歌，就唱歌。

〔各人取出从家里帶出的活計，甲、乙績麻，丙、丁綉花，阿詩瑪綉圍腰。〕

姑娘乙：阿詩瑪綉出來的花，比真的還鮮艷。

姑娘丙：對啦，我要你教哪。（過去看阿詩瑪綉花）你綉什麼？

阿詩瑪：圍腰。

姑娘丙：又做圍腰？

阿詩瑪：明年春天圍呀。

姑娘丙：那，還有半年哪。

姑娘丁：啊！我知道嚟。

姑娘甲：你又知道什麼啦？

姑娘丁：你沒聽見嗎，她說：綉一個漂漂亮亮的圍腰；等到

明年三月三，在山上跳舞的時候圍起來，好讓那個人來搶呀！③

姑娘乙：哪個人……

姑娘丙：

姑娘丁：是阿黑呀！

阿詩瑪：小鬼，就是你知道……

姑娘丁：本來么……

阿詩瑪：你再說！

姑娘丁：說——就說！

阿詩瑪：我打你啦！

姑娘丁：好，給你打，給你打！

阿詩瑪：你怕我不會打吧！（追丁）

姑娘丁：啊！（躲開，阿詩瑪又追，又躲開）

阿詩瑪：（抓住丁）還說不說？

姑娘丁：說，阿詩瑪，綉……花……

阿詩瑪：（胳膊丁）還說，還說……

姑娘丁：（笑不可抑）哎呦，哎呦，好姐姐，饒了我吧。

姑娘甲：算了，算了，下次放老實點就得啦。

阿詩瑪：就是大姐是好人。

姑娘甲：好人？來吧，快坐下來做活，唱歌，誰也不許（挑逗地）再提那個……

眾：阿黑、阿黑啊！

阿詩瑪：哼，你們一個好人也沒有！（佯怒）

〔台上稍靜，眾與阿詩瑪偷看，大家目光碰在一起，彼此忍不住大笑。〕

姑娘甲：快來唱吧。（拉阿詩瑪，丁和阿詩瑪作鬼臉，大家圍坐成半圓形）

阿詩瑪：（與眾唱）

阿爹嫁我一瓶酒，

阿媽嫁我一籬飯，

一籬飯來一瓶酒，

給女兒帶來，是一世心酸。④

阿詩瑪：（站起唱）

自己的人兒自己選，
同心合意苦變甜；
郎挖田地來養妹，
妹織麻布給郎穿。

〔阿詩瑪吹琴，阿黑聞聲上場。〕

阿黑：（唱“吹腔”）

阿妹吹琴在高山，
听來恰似在耳邊。
阿妹戀我英雄漢，
我愛阿妹像牡丹。
阿妹為我綉箭袋，
我為阿妹踏萬山，踏萬山。

〔吹笛。阿詩瑪听到笛聲，知道是阿黑來了。〕

阿詩瑪：阿黑。

阿黑：阿詩瑪。

〔阿詩瑪往山下跑。阿黑往山上跑，二人在半山相會。〕

阿詩瑪：阿哥。

阿黑：阿妹。

众：（向下望着大笑）啊，哈，哈哈……

阿黑：啊，你們都在这里！

〔阿詩瑪拉阿黑回到山上，彼此無言，甲机灵地哄姊妹們。〕

姑娘甲：（突然地）小鬼，你的羊，吃人家的蕎子啦！

姑娘丁：啊！（往山下跑，作赶羊声，下場）

姑娘甲：（推丙）你还不帮她赶羊去。

〔姑娘丙跑下山去。〕

姑娘甲：（見丙、丁被騙走，大笑，拉乙跑下）哈、哈……

〔阿黑和阿詩瑪望着她們消逝，相視大笑。〕

阿黑：你出來的早哇！

阿詩瑪：你出來的晚啊！

阿黑：天还不曾过午。

阿詩瑪：你瞧，太陽照滿了山啦。

阿黑：啊！我在家和弟兄們，耽延了一下。

阿詩瑪：他們不去干活，跑到你那去作什么？

阿黑：幫我收拾弓箭、干糧……

阿詩瑪：怎么，你就要出去？

阿黑：是呀，眼看天气寒冷，青草漸枯，我还是到远方去放羊。

阿詩瑪：远……到什么地方？

阿黑：江外。

阿詩瑪：江外！那是个人烟罕見，蛇蟻遍地的地方，你怎么能去呢！

阿黑：人不到的地方，我要去；人不去的地方，我要行。

阿詩瑪：为什么到人們不去的地方去呢？

阿黑：为了养得羊兒肥壯，就必須尋找一个水寬草厚的好地方。

阿詩瑪：那——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阿黑：过了深秋，度过殘冬，且待山茶花开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阿詩瑪：（唱）秋去冬來又轉春，
能干的阿哥出远門。

啊，哥呀！
出門在外身無伴，
飢寒飽暖要当心。

阿黑：（唱）阿妹不用囑咐我，
我倒为你不放心。

阿詩瑪：为我什么呢？

阿黑：（唱）家鄉老少都贊你，
勤劳和藹待人親。
老樹千年不移地，
女大外嫁是常情。
阿黑本是窮家子，

只怕你我事难成。

阿詩瑪：（唱）阿哥說話不聰明，
难道不知我为人。
不嫌窮（來）不恋富，
我能紡織，我會耕耘。
無休無息做下去，
二人同心土變金！

阿黑：（唱）天上無云不下雨，
水面無風浪不升，
不遇惡人禍不起，
媒人巧嘴動人心。

阿詩瑪：（唱）動人心，動人心，
就怕自身不堅韌！
只要主意拿的穩，
凶神惡煞也無能。

阿黑：好一個“凶神惡煞也無能”！阿妹，我問你——這
兵來？（二人用舞蹈動作配合問答）

阿詩瑪：將擋。（換動作）

阿黑：水來？

阿詩瑪：土囤！（換動作）

阿黑：遇到了豺狼？

阿詩瑪：咱們有套狼的家伙！

阿黑：你我生死共命！

阿詩瑪：禍福同當！

阿黑：（唱）我和你同福共患難，
我為你辟路逐波瀾。

阿詩瑪：（唱）我為你遠征人兒各鞍轡，
我為你縫衣做飯把家安。

阿詩瑪：（唱）窮人知道窮人苦，
阿黑：真心相愛苦變甜。
你我同心合了意，

春風吹來百花鮮。

〔舞畢，二人興奮地對視着。〕

阿詩瑪：我真不願意你去那麼遠。

阿黑：啊，為了我，也為了……

阿詩瑪：我！

阿黑：是呀，為了我們今后的日子稱心，再遠也不妨。

阿詩瑪：阿哥，我問你，走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干糧吃完了哪？

阿黑：阿妹呀！（充滿了自信，愉快地表示）我有弓和箭，射獵得飽餐。

阿詩瑪：身上冷了哪？

阿黑：太陽就是火，羊皮可禦寒。

阿詩瑪：（安心而高興地）要是渴了呢？

阿黑：渴飲澗下水，羊奶當茶煎。

阿詩瑪：那麼，困了哪？

阿黑：見樹樹下睡，遇洞洞內眠。

阿詩瑪：樹洞都沒有？

阿黑：（笑）啊，天做屋來地做毡。

阿詩瑪：（笑）那才睡的香甜！

阿黑：香甜！

阿詩瑪：（大笑）啊，哈哈……

阿詩瑪：好啦，這樣什么都不缺，我就放心啦。

阿黑：嗯，（肯定地）我什么都不缺，什麼也不愁。

阿詩瑪：不，還不是這樣！

阿黑：是怎樣？

阿詩瑪：你本來還少……

阿黑：少什麼？啊，還少阿妹你呀！

阿詩瑪：哪……（對笑）我一離開你，就像少了什麼似的！

阿黑：想念我時，吹起竹琴，我就來了。

阿詩瑪：對了，琴一响，就看見你啦。你在外面，好好保重，不要惦記我。

阿 黑：你在家中，和兄弟姐妹在一处，也不用惦记我。只望着青草发芽，野花开放吧。

阿詩瑪：……这是我天天盼望着的好时光……（冥想）

阿 黑：阿妹，啊，阿妹你来看！（拉阿詩瑪眺望）我的羊群，站满了一段山坡，可好看哪！

阿詩瑪：嗯，好看！阿哥你瞧我的羊！（拉阿黑远眺）它们在山谷里歇着哪。哎，你猜，那隻雪白的绵羊，挨着一隻黑黑的山羊，悄悄地说什么？

阿 黑：它们说：拚死又拚活，只为成一伙！

阿詩瑪：愿你平安去，归来无风波！

〔远处笛声，琴声。青年男女声：“阿黑，阿黑。”〕

阿 黑：他们都来了。

姑娘丙：（跑上）阿黑，阿黑，弟兄们都来了。

姑娘丁：（跑上）阿黑，阿黑，弟兄们都来了。

阿 黑：啊……

姑娘丙：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干粮。

阿 黑：叫你们费心了！

姑娘丁：这是弓箭。我们把你的门关好了，你就从这走，不用回家啦。

阿 黑：啊，你们都替我安排好了！

姑娘丙：他们都在场子上，等着送你哪。

姑娘丁：（跑上）阿黑，阿黑，弟兄们都来了。

阿詩瑪：走吧，我也送你走！

〔内声：“阿黑，阿黑。”〕

阿 黑：来了，来了！（四人起舞）

阿 黑：（唱“哭相思”）

阿詩瑪：（唱“哭相思”）

蘿松花开苔对苔，

同心结子解不开。

爱比高山情如海，

万两黄金买不来。

——幕落

第二幕 搶 親

布景：阿詩瑪的家，簡單的矮桌、凳、織布机。

〔开幕，阿媽在織麻布，心里想着下地去的老伴和女兒。〕

阿 媽：（唱）青松長在高山上，
好花生在清水窪。
媽的好女阿詩瑪，
阿捉底無人不要她。
上山下地不讓男子漢，
幫爹苦來又幫阿媽。

阿詩瑪：（和父親担水上）阿媽。

阿 媽：啊，（下机）你們回來了。

阿 父：這場春雨，下得正好，不然就沒有水吃了。

阿 媽：我還等水做飯呢！

阿 父：你就快去舀米吧。

阿詩瑪：阿媽，讓我去吧。（担水下）

阿 媽：今天可累了吧？

阿 父：不累，不累。想当初你我來到這裡，開荒種地，修塘蓋屋，那樣日夜不息，也不知道勞累；如今阿詩瑪幫我做了一大半，那就更不覺得累了！（唱）

提起女兒笑哈哈，
她不比男子半點差。

阿 媽：（唱）她是你我心上肉，

阿 父：（唱）好女不能離爹媽。

姑娘丁：（跑上）格路日明伯伯！

阿 父：做什么？

姑娘丁：竹園的海葱，到咱們壩子上來了，听說是找您的。

阿 父：他們做官人，找我做什么？

〔内声：“官來了，官來了。”

姑娘丁：來了，我要走啦。不知要出什么事呢！（跑下）

〔海惹獐頭鼠目，得意揚揚地走來。動作誇張。

海 惹：（念）玉米熟了就得摘，

姑娘大了就得嫁；

美麗的女孩阿詩瑪，

富豪的人家也羨慕她！（配打鼓樂）

熱布拜要給兒子娶好親，

請我海惹來出馬；

許我的“包兒”不算大，

他叫我：金銀隨便抓，（配樂）

牛羊隨便拉！（配樂）

我嘴比黃蜂利，

舌頭能翻花。

一搖三擺威風大，

天下的大官（兒）到你家，到你家。（配樂）

阿 父：（從來不曾接近過像海惹這樣的人）啊，啊……

阿 媽：坐下吧，坐下吧！

海 惹：（得意地笑）你們活了一輩子，也沒跟官說過話！

我也不怪你們。坐下，坐下。

阿 父：你不在竹園，到我們這裡有什麼事嗎？

海 惹：你叫格路日明嗎？

阿 父：是的。

海 惹：你有個好姑娘，叫阿詩瑪嗎？

阿 父：有的呀。

海 惹：啊，你有個出了名的好女兒！（奉承地）

阿 父：（為女兒的美名感到安慰）我們的好女兒！

阿 媽：

海 惹：（答上去）啊，你們好福氣！

阿 父：（懷疑地對海惹）是呀，我們好福氣！

阿 媽：

海 惹：噫，格路日明啊！我聽人說，你女兒生下來就會

笑，七个月就会跑；好像那摔在地下的麻团似的，
滴溜溜乱滚，这是真的吗？

阿 媽：怎么不真啊！（提及女兒的好处，做母親的感到快乐。唱“流水”）

我有好女人人誇，
長到七歲（就）会績麻。
搓出好麻做緯綫，
織成麻布細又滑。

阿 父：（唱）九歲能砍柴，
割草到田壩。
大人的事兒她能做，
能栽能种帮爹媽！

海 惹：（唱）你家的姑娘真可誇，
怪不得阿支爱上她。
热布拜費着事兒請到了我，
我特为做媒來到你家！

阿 父：（意外地）啊！
阿 媽：

海 惹：（唱）他家豪富你知道，
阿捉底（这）一方都屬於他。
阿支娶了阿詩瑪，
拔去窮根享榮華。

阿 父：我家的女兒，是我們的寶貝，家中的事兒，都由她
做主；怎舍得嫁了出去，受公婆打罵，看丈夫的臉
色啊！

阿 媽：我家的阿詩瑪，是不能离开媽媽的哟！

海 惹：这算什么話。姑娘再好，也不能在家一輩子。十
七、八歲的姑娘不嫁，等到二十、三十，像你這個
年紀才嫁嗎？那时候，想嫁——都沒人要啦！

阿 父：这……

海 惹：呵，我說的不对嗎？

阿 父：嫁，总是要嫁的，不过不能嫁与热布拜家！